

L'ÉDUCATION FRANCO-CHINOISE

Revue Mensuelle

中法教育界

第三十期

No. 30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請交換

中法教育界第三十期目錄

論文.....1

聖西謨的社會組織計畫(劉其清)

紀事.....11

北平中法大學所屬各校院開學

服爾德學院及居禮學院開學典禮之講演

雜俎.....13

脫救者(王懷仁譯)

牢騷(邨隱譯)

譯詩三首(沈寶基譯)

孩子與栗殼(何生譯)

附白：本誌投稿簡章載在最後一頁封面
本誌限於篇幅稿件積壓頗多容待以後各期次第披露

聖西謨的社會組織計畫

劉 其 清

本篇原本：Paul tanet 聖西謨與聖西謨主義，第三十四頁，第一編，第三節；若為巴黎 Boulevard Saivt. Germain 一百零八號門牌 Vermer Balliere etCie 書局於一八七八年出版。 譯音附識

社會動機目標既定後，就關於找着這種目標與處置組織的系統；關於尋出保證在封建制度與神權制度上的科學與實業制度。

我們於西氏著作中得到三種不同的社會組織：第一於實業中（一八一八），第二於組織中（一八一九），第三於實業制度中（一八二一），後來復生出佳德式說（Catechisme）（一八二三）。這些制度的第一種是社會革命：西氏特別注意，預先就把牠發出於法國通俗報，以保證其發明優先權。這種制度極與不動產相連接。西氏並不遮掩；但他指出不動產為社會根本的基礎，則屬於社會決定這種基本定律的光景。『他說凡是必要的，即為建立不動產的法律，並不是一種定律建立某樣光景的法律……這種定律關係她本身一種超然與較普通些的定律，自然中之這種定律，人類精神因她而繼續進步，創出一切政治社會法律，矯正與完成她們建設的定律。』是從這

了，於此只關於一種次重的標準，同樣在表面上看來，亦够有節制的，並其實很與我們社會組織有連絡。

引起西氏所提出改革的思想乃由他地主或農界實業中之資本東家或有限責任股東作用的比較發生出來。西氏在事實現狀指出這兩種作用都是最特別不同處，並證明這都應該化一的。在實業中，有限責任股東都沒有企業的名義；社會理由是從商業引出的。這是商人，製造者，關於以他的固有財產施行，或利用別人的施行，為重要的主人翁。在農業中，他便完全別樣。佃耕者只是部屬的，東家為其主人。在實業上，工人可以僱買有限責任股東的股份；他便為社員；在農業中，佃戶只為租客。一方面，出賃者為他資本總額的仲裁；他方面，東家只有一年的收入。究之，如果東家自己耕作，便應該注意不賞受他勞力的工程，但可賞受其東家資格的部分。在商業上則完全別樣。從此便生出農業上製造業與商業的優勢。所以西氏提出這種例條的計畫：『地主於他的佃戶為與商人製造者的有限責任股東的同樣關係。』這種改革應由這兩種格式實行：1 每一租賃始終，大家應立一種土地境況以共享此種贏輸，此種辦法，英國已實行之；2 法律應承認佃戶在裁判後得借用所供給他之土地。

西氏提出有的或者她本身為某樣的方法，味於政治經濟根本法律一端。然而他却引用政治經濟的大綱。他不反省在事實中有限責任股東抵押他實業中的財產，到底是否她所心甘情願：沒有那種例

案，可作他的義務；這是從希冀較之財產租賃，單簡的債主要贏得
多些；他可使他的資本較之本身有價值，亦可使之無生產的消費。
然而他完全與地主一樣。假若要請這個出有限的資本與佃耕者相
聯合，彼此共分得失，準許他借用土地，他儘是自由的；法律是不
加過問的；但不把土地製造實業上的資本，破壞西氏所立定彼此
完全相等，她便可過問。而這些標準是好是壞，乃是別一問題；
但假設他們都是好的，也不過只有先例與習慣的障礙，都是地主
應需信從的，無需政府對此特備一種法律並訂立不動產合同的大
綱。

西氏由這種社會改革，引出別一種政治改革，今日已不復爲什
麼重要，但在那時則有一項大關係。他制出給與勞力者，即所謂佃
耕者的地稅，並保證他們對東家損失的政治權利。這是他打算爲應
用於保證出產界的政治優勢的方法。究之第三種例案計畫以代土地
動產之宣告的目的。西氏總短於實行而長於運籌，沒有對此種改革
詳加剖解：他說他稱心指出一種重大作用，農業與地方銀行應該
建設。實則這些銀行都已經驗過沒有好結果；但以他看來，這種
失敗的原因是由我們變易不動產法制的矛盾障礙：新法制極欲平
均目的上障礙。西氏從這種土地出產之宣告。佃戶抵押財產協調
的手段，眼見着三百億的流通，一種使各項事業生出的衝動。總
之，制度建立於把土地不動產變爲實業的不動產，不動產變爲動
產。

這種變調結果的一種應該以快刀斬麻的手段傳達於法律家的勢力上，而所有的大節置於地產上，此種幾乎唯一的大節應以全力傾注。實則自然中不動產之變化，生出權限中一種變化。所有成爲實業的事務多歸於特別法院審判廳，即多屬於商業事務裁判所。這些事務所，與其謂爲自主的，不如謂爲裁判者，都應逐漸易以普通事務所：從此實業界在人民次序中視如法律家的地位，猶同政治次序中武裝與管轄地的貴族政制一樣。

這便爲西氏於一八一八年所提出的社會組織的第一種制度。我們可以指出他這種制度的雙方性質亦同時爲其學說的雙方性質，1. 一方面，春天夢想表現其理想家的特徵，他方面，一種非常合宜的情感表現新趨向的特徵。所有勞動界規則中的法定參加權利實施的準備，並完全爲一個創造者的張大部分，需承認這第一種計畫不可與表現我們今日社會地位特徵的普通事實相背馳。自西氏以後，我們眼見着各地方銀行逐漸使用一種很重大的勞力；我們亦見着多數商業事務所放大牠的權限並使人民裁判伸展落下而攫取其利益。一個聰明出衆，公法學家而兼經濟學者霍洗（Rossi）在一種民法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筆錄裏同樣指出我們由只知不動產應該籌算變易流動與實業的財產無限發達的法學家所創制的民律。然而西氏自從發出這些重要的觀察，一半春天夢想的，一半明確預言的，把牠放亮，擴充或矯正起來，追究其結果與應用，全係異常的事實，便完全放棄牠不復再齒及了。西氏把他的主見投之空中並常把他，所最寶

重的忘調，他黨徒幾乎無一個沒有卽席演說的能幹。他最忠於他的根本主見，無間地變化去應用。或以謹慎，或以輕浮，土地動產之宣告，不動產之變遷的這些計畫不復發現於他之著作裏，久之方又發現於他兒童中，至其放棄社會目的不再注着政府機械之裝置，以重他的學說復用一種新門面，冀成爲倫理與宗教革命的出發點。

這是在組織中，我們尋得西氏打算組織實業界的權力設立計畫。這種計畫，純粹爲一種理想性質，喚轉修道院長 St. Pierre 山壁岩的計畫。所以這便是代議政府的式樣；西氏亦見建立一種議政院的規模。西氏再建三院：建設院，考試院，行政院，以代那二院。社會目的，便是上文我們曾經說過，是生產，卽所謂人類最大利益開發地球計，建設院乃爲發明創作關於一切最大利益的公共事業（運河，一切式樣的交通，健康，開礦……等等）計畫之用；這便爲以後政治主要的目標，其餘只是附屬的；但利益並不完全爲人類的目的，還有行樂，奇想等觀念，建設院不能單獨從事公共事業，亦負其他公共作用，一樣的應供獻這種目的建議的責任。應建立希望，紀念兩種節日，這種公共節日的唯一成見便是玄想家的特別感觸之一種，我們知道這個在革命對於共和黨爲何等的重要作用。至於這個院的組織，西氏詳詳細細剖析應該要實施某樣的數目與特性。這又是玄想家用一種極端恰切顯發極無意義的環境而使一種實際計畫的幻想完全履行的奇異感觸之一種。

第二院名審察院。像她的名稱就是爲審察第一院計畫之用，她

應負其他公共教育的責任，此種計畫一經承應，她便監視施行。她亦應謀公共節日的計畫；我們不說明何故這種計畫異乎建設院的計畫，並何者關係於這些公共節日則為兩院相互的職權。這種第二院的核心是由科學的國家學會成立的，她的社員同受一萬法郎的薪金。

這兩院都只是諮議的；而執證卷交易的繩紐，因此為真實的權力便是行政院，不是別的東西，只是下議院或衆議院。前者應建立稅制並徵收之。這個院的社員沒有薪金。因為他們應該都是富有的，並只從實業商店的主要領袖選出的。大家在這第一種現代社會主義的變象中看到資本為新式社會的主部，遠得很把牠廢除與咀咒，就像將來也是一樣的。其實這是西氏的主張成功便是向當時的主要資本家，主要財政家那一舉。這是與那斐德 (Lafitte)，百里岩 (Perier)，斗羅 (Teruaux) 諸派的競爭發行他的初次著作：便是他看出彼等為他改革事業的指揮者。至於這種事業的實驗與實際目標，他不復再提，只稱心在這些辭語中指出：『不動產應該建設於使生產特別順利的基礎上。』究之像轉變的標準，作者請以廿億的借款為新制度，對人民恐要發生損害的賠償。

以前的計畫為建立實業與科學制度的作用，而代替封建與神權制度處置革命的目的。實業界一方面由技師的方法負造出計畫之責任，可阻止反乎科學一切的計畫，實由他表決權的機智權力；但一種新成分加入很少表明到那個地步：便為文學家與藝術家的成分

。實則西氏只分附一種沒有頂重要的部分，公共節日組織的部分；但使建設院的人員而參與所有計畫的總投票，他實供出有相當重要一部分。大家亦知道基本模範改變，二元論成爲三位一體說的。學者與實業家，西氏總名之爲藝術家，這種三位一體式後來常爲這派的口號。

西氏的第三種計劃是在實業制度中提出。沒有其慈厭的零碎，（我們有何特性關於彼此一樣不確切的計畫呢？）像這些我們所指定特性的大要幾乎純粹爲學者與文人對此種新計畫的缺失，一如大家所相信的，並不是一種解釋冒險與常變本意輕浮的簡單遺忘，亦不是有意與秩序給與學者的權力，西氏後來所激動他們的權力。他自己亦以嚴厲的態度而與以反對。這是『他所說的，建立一種事實中的次序，物質事務的行政置在學者手中，大家不久便會見到科學要部破壞，相當於教士之放肆；成爲玄想的，奸滑與專制的，』西氏從一種非常而帶些預言的觀察，似乎預先斷定教士與司鐸性質從他以後看作成爲教會他正式學說，並以一種大膽司察統治不說什麼征服。

所以這些改革的計畫，以各種組合，完全擴張同樣的目的：在國王勢力下的保護組織實業的權力。

西氏建議實行革命實不是反對國王之勢力，同樣也不是除去國王之勢力。目前常有中世紀與國王同盟的回憶，便是一種他所需要實業派與鮑朋 (Bourbans) 派。

他引誘國王宣佈國家爲『第一實業家，』並以國王之法律成就這種革命。西謨派視專制與絕對權勢的味覺在西氏與國王的文牘中啓發得非常明白。『他說進步只由兩種方法造出：革命與專制。却專制勝於革命，』他末後又說國王之勢力毫不偏於國民的最高權的虛假信條，信條都是相互的：『其他都是在全歐反對封建制度中所發生的默打斐息克的久戰。一種抽象應煽動其他一種抽象。教士的默打斐息克可使用法律家的默打斐息克；但這種爭論，今日已化爲烏有。』

凡使國王專制代替貴族與神權制度的實業制度，西氏同時從一種異常矛盾極忠於政治經濟的原理，證明他的制度爲打破政府主義惡習的目的。世有兩種政府：事實政府，人品政府，前者建立於科學上爲完全獨裁制的對敵；後者建立於意志上，爲獨裁制的。新制度代替事實政府於人品政府，行政制度於政治制度，「才幹」於「權力」上。政府的正式作用爲保持物質次序全不是一種「部屬」作用而已。西氏想像新社會的政府立於實業大公司的模範上，譬如法國銀行便是個好例。他再借用百科專門學校非常的一例。在這個專門學校中，至少從本原上，各教授的同時都爲行政官長。凡是從事生產者（即所謂傳播科學）便同時都是統治者，因爲他們的利益多是從可能最好的前進；至於勉力維持次序，便爲一有價值的主謀者，但係部屬的，其實因爲這只是一種部屬的作用。自從帝國專制政治完全變換後，一個參謀代替教授主部。『本原與自然的次序已經顛

倒了，其部屬部分已成為要領，真實重要作用不過都是次點系統罷了。』在新政治制度中則完全相反，各項事務都由裁判能幹管理：科學，美術，技藝，職業。專制便別無餘地所施用了。最低限度專制有何真理呢？却是行政別無作用，只宣告真理的作用。我們可舉幾個例：關於制定重量與容量的制度。科學宣佈其善的制度，極精確而極單簡的，便為米突制度；有何最少的專制呢？然而必需應用與實行制度：這便是這個治安警察與政府的作用；最低的作用。行使於公共衛生不？應該取決於那一個？應歸那一個管理呢？這就或是衛生局。牠表白科學使我們知道，關於這是有益於衛生，或有礙於衛生；警察只監視實行。同樣許多公共事業，公共節日，教育，所有這些目的都是政府真實的目的，因為一切都見於有益結果上，應該都由有能幹者審判；政治只應作他們的隸屬品看待。在實際上，則完全別樣：政治為一女管家，有益物品則為隸屬的。在這些考察中，很有許多適當的事實。然而當西氏以為他的制度打破政府主義時，他全屬幻想。假使真能代替他所稱政府者，那麼實業便就是政府。却是在歷史中那不是一種不明白的事實。世有頂大的實業公司都儼然為政府一樣。大家沒有看見這些大公司留着一個正文與高尚溫和的回憶以及他權力的回憶。或在法國，或在英國，權勢之專橫，再沒有較印度公司權勢之專橫。這種權勢在國外與征服國民施行，但如果施行於本國人則沒有什麼證明他是溫柔的。西氏很有理由說：『我們想像那裏是我們可能達到之境，如果人人彼此無所統

率，組織以施行自然配合的結果！』但組織亦常需人人彼此互相統率：因為沒有無紀律的團體。所以政府主義仍歸到由同樣所需要的制度消滅。

至此西氏之學說特別於我們似為一種實業主義；區別他類似學說，我們可以表示牠一種集中實業主義的特性。但我們仍沒有指定這兩性質的痕跡，為後來西謨學說的成功，本原，末日：一方面，博愛，人道，平民的性質；他方面，宗教的性質。然而這兩種性質都不是本人學說的生客，都是指定他最後主見的變象：於他門徒最大勢力的變象，他本人表示極重要的；由新基督教發行顯示的變象。

一九二九三月脫稿於法國港成大學圖書館

紀 事

北平中法大學所屬各院校，均已陸續開學，溫泉男女中學及西山中學，已於八月十六日上課，北平孔德學校已於本月二日上課，孔德學院已於本月十六日上課，服爾德及居禮兩學院，亦於月十九日一律上課云。

九日上午九時，該校服爾德及居禮兩學院，在東皇城根該校第一教室舉行開學式，到職教員汪申，劉復，周發岐，吳弼剛，及法人鐸爾孟等並各級學生約三百餘人，該校代理校長李麟玉因丁父憂回津，由李書華致開會詞，略述中法教育經過及中法大學組織，並鼓勵學生讀書，次由該校創辦人及該校前校長李石曾講演，略謂中華民國紀元前九年彼與張靜江同船赴法，到法後加入先盟會，組織世界社，孫中山先生到法曾住世界社，嗣後由伊約同吳稚暉，褚民誼，兩先生在法組織中國印字局，傳佈文化，及宣傳革命，張靜江組織通運公司，經營商業，並介紹學生開留法儉學會之先河，同時由伊創辦豆腐公司，介紹二人開勤工儉學會之先河，此為中法大學成立以前之中法教育，中法大學成立後，孫中山先生贊助極多，李

氏最後說明中法大學之意義，及其重要，略謂，吾人宜採取世界的新的，即採取世界之所長，對於東西各國的守舊主張，均不贊成，用二語包括之，即「不守東西舊，須經世界新」法國人發明最多，而中國人知者較少，有特別介紹到中國之必要，且法國學說，在生物學，倫理學，及社會學各方面觀察，係主張「互助」「博愛」與「競爭」「鬥爭」等，他國學說相反，競爭與鬥爭的學說可引起世界戰爭及人民的痛苦，互助與博愛的學說，可以達到世界的和平人民的福利，此點吾人更應多為注意，云云，至十一時始散會。

雜 俎

脫救者 Sauvé

莫泊桑原著 王懷仁譯

當阿愛東官太太進來時，真如一顆鎗彈穿透玻璃窗似的，並在發言之前自己却笑起來，總依照伊的舊例，一笑竟笑出淚。同時還對伊的朋友報告說：只爲冤冤相報，伊竟騙了伊的丈夫。這次簡直是爲復讐，因爲他的確是太無禮，太使人發醋了。

岡日希夫人早把看的書丟在靠椅上，帶出莫明其妙的神氣注視着阿艾特，自己却也笑起來。

末了還是她問道：

『你到底做出什麼事來？』

『啊……我的親愛的……我的親愛的……提起太希奇了……太希奇了……你猜一猜罷……我得救了！……得救了！……得救了！』

『怎麼，得救了？』

『是的，得救了！』

『從那裏得救了？』

『從我丈夫手裏，我的愛人兒，得救了！解放了！自由了！自由了！』

『怎樣自由法？自由什麼？』

『自由什麼？離婚自由！誠然是，離婚自由！我可以離婚了！』

『你已竟離婚了？』

『不，還沒有，你傻到如何地步！那有三個鐘頭就能離婚的！然而我得了證據……得到了他騙我的證據……一種當場逮捕……你想！一種當場逮捕的鐵證……被我得到了……！』

『啊，請你告訴我！那麼他欺騙你了？』

『是的……也沒有……是與不是我不問，總之，我得到了證據，這是至要的。』

『你到底做出什麼事來？』

『做出什麼事來？……你看！我太能幹了，的確太能幹了。自三個月以來，他變的討厭了，實在討厭了，無禮了，壓迫了，一言以蔽之：卑賤了。我於是就自思自道：這如何能長久呢，勢必至於離婚！究竟怎樣辦呢？這並非一件易事啊。我想法使他和我的吵鬧，然而他却做不來。於是他從早到晚逆制我，當我不想出門時，他要強制我出去，我想去城中宴會時，他騙騙讓我頓在家裏。因此他竟使我個個禮拜的生活難堪的很。然而他始終不和我吵架。』

『在這當兒，我就留神窺察他是否另有一個女人。是的，他有一個，然而他用着萬分的小心往她家去。他二人實在是不易捉住。在這時候，你猜一猜我怎樣辦法？』

『我猜不着。』

『啊！你永遠不會猜到的。我於是託我的哥哥尋一張這女人的肖像。』

『你丈夫那女人的？』

『是的，爲這件事要用若格（伊的丈夫！譯者註）十五個路易，一夜的費用，自七點至半夜，用飯也在內，一點鐘要用三個路易。才得着像片。』

『我覺得有了這張像片，即使用一種任何的方略，而免掉……而免掉同時須得到原人的必要。』

『啊！她真美麗，對於若格一定是很滿意的。隨後我就細細的端詳她，就表面而言，就是觀察她的身量，她的胸部，她的容貌，他的處處總而言之。』

『我不曉得這是要做什麼。』

『你瞧啊，當我已知我所欲知的事情，我於是就到某一個人家裏去……這話怎講呢，……就是到一位管閒事的人家裏去……你是知道的……由於這些人，他管種種閒事，管宇宙間所有的閒事……他可爲一個正大光明者，也可爲一個罪惡同犯者……就由這些人……大概你懂了吧？』

『略懂一點，你隨後對他說……』

『我對他說，一面將格拉利斯(她叫格拉利斯)的像片獻給他：「先生，我現在需要一個丫頭，其相貌如彼の。我愛她貌美，嬌嬌，細緻，雅潔，工價隨其所討，如果討一萬佛郎，就一萬佛郎。至多我不過用她三個月。』

『這人露出驚奇的氣色，問道：「太太，你要一點毛病也沒有的嗎？」』

『我臉發紅了，而且支吾支吾地說道：「當然是，要端正的，』

『他又道：「……還有……還有品行呢？……」我不敢問答了，我只是搖頭，彷彿說：不。但是我覺得有些不妥；於是我神不自主地嘆道：「呵！先生，……這是爲我丈夫……他欺騙我，……在城裏欺騙我，……我願他在家裏欺騙我，……你要知道，……是爲的把他捉着！……』

『這時，那人笑了。由他眼神裏，我可以看得出他是很契重我的。他也覺我太强幹了。我敢斷定在該時他很有意和我握手的。』

『他對我說：「太太，在八天之內，我保你成功。但是我們必須換一換方法。我事前告訴你結局如何，事成之後你再付錢。那麼這張像片是你丈夫那個女人的像嗎？」

『是的，先生。』

『「那麼第一人品須超衆，還須假多情，但是用什麼香料呢？」』

『我不懂得；便問道：「怎麼，什麼香料？」』

『他笑道：「是的，太太，這種香料乃是誘人最需要的東西；因爲這東西能引起味良的念頭，而且使之露於表面；這種香料在他腦海裏生些深奇的誤會，騷擾他，並還使他萎靡不振，而一方面還把他引起興趣。同時也要留神在你丈夫同這位女人用飯時

所具有的食慾；在你動手的那天晚上，可以預備同樣的酒饌給他。那時呵！太太我們捉他着了，我們捉着他了！』

『我於是很快活的走去，我的確是隨落在一個非常聰明人的手裏。』

『過了三天，我有一個面色紅潤的女子來到我家，非常美麗，而且帶着端正而果敢的氣色，絕少那種鄙污神情。她是很合我意的。因為我不曉得她究竟爲誰，我只稱她爲『小姐；』她立刻對我說道：「啊！太太你簡簡單單地喚我歐斯。」於是我們開始交談了。』

『好了，歐斯，你曉得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嗎？』

『我當然曉得，太太。』

『好極了，我的女孩兒……那麼這件事對於你……不太討厭嗎？』

『啊！太太，在我所爲的此乃第八次離婚；我已習爲自然。』

『那當然是，這事要成功須費很久的時間嗎？』

『啊！太太，這完全按照先生的情形。在我見到先生和他接談五分鐘，我可以乾乾脆脆答覆太太。』

『你隨後就可見到的，我的孩子；但是我預先通知你，他長得不甚標緻。』

『這對於我毫無關係，太太，我已經離過太醜陋的。但是請問太太她是否薰香。』

『是的，薰香，我可愛的歐斯，——馬鞭草香。』

『好極了，太太，我很愛那種香料！請你再告訴我，是否先生那位女人穿着綢汗衫？』

『不，我的孩子，洗禮服帶絨邊。』

『啊！這一定是一個時髦女子。綢汗衫到現在乃是下等社會人的服裝。』

『你說的很對！』

『好了，太太，那麼我就行我的職務吧。』

『真個，她立刻就盡其職務，竟似她一生只做這種事情似的。』

『一點多鐘工夫，我丈夫回來了。歐斯一眼也不睬他，然而他却用眼盼她。她覺得這馬鞭草香味已充滿他的鼻孔。停有五分鐘，她走出去。』

『他立刻問我道：』

「這位姑娘是做什麼的？」

「這是……這是我的新丫頭。」

「你在那裏找來的？」

「這是岡日希夫人千叮嚀萬叮嚀，她與我介紹來的。」

「啊！她很美麗呀！」

「你覺得？」

「是的……當一個丫頭……」

『我喜不自勝了；我相信他已經上鉤了！』

『當日晚上，歐斯也對我說：「我現在敢保允太太這事不出十五天就可成功，先生太易了！」』

『啊！你已試過嗎？』

『不，太太；這事第一次見面就可看出的。當他在我身旁過的時候，他很有意和我接吻。』

『他沒對你說麼？』

『沒有，太太；他只對我說：「我的」「我的」……爲的聽一聽我的語音。』

『好極了，親愛的歐斯。你成功越快越好。』

『太太請你一點不要掛慮。我只消耗些必須的時間，以免減低我的聲價。』

『八天之後，我丈夫幾乎不出門了。我見他每日下午在屋裏盤旋；在他，其中用意最深的，就是不再阻止我出門。我呢，我整天在外邊……爲的……爲的讓他自由些。』

『到了第九天，歐斯正爲我解衣服，很小心的對我說道：』

「太太，自今日早晨起，這事要成功了！」

『我有點失措，然而却不驚惶，覺得沒什麼。這或者是因為她預先通知我的原故。』
○我於是就啾啾叭叭地說道：「這……事的經過很好吧？」

『啊！非常好，太太。三天以前，他就強迫我，不過我不願進行的太快。太太，請你告訴我實行的日期吧。』

『可以，我的孩子。想想！……就在星期四好了。』

『就在星期四吧。事前我決不讓他發生什麼意外的。』

『你要一定，可不要撒謊啊？』

『啊！當然，太太，自然一定。我鉤起先生的火到最高度，使他一定要在太太所欲指定的時刻。』

『那麼就在五點囉，我的可愛的歐斯。』

『可以就在五點囉，太太；那麼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就在我屋裏。』

『可以，就在太太屋裏。』

『在這當兒，我的親的人兒，你知道我要做什麼了。我首先找到爸爸和媽媽，隨後我到我的叔叔歐屋蘭，主婚人，最後我又找到裁判官，阿伯勒先生，我丈夫的朋友。我並不曾通知我所欲貢獻於他們的。我統通讓他們一步一步來到我臥室門前。我等打五點，一定是在五點了……啊！我怎樣的心跳啊！我又讓門房的僕人出席，為的多一個證明人！隨後那鐘就打五點，拍的一聲，我把門大開了……啊！啊！啊！正在興濃啊！……正在興濃啊！我的親愛的人兒……啊！什麼意思！……你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他改變心腸了！……下賤東西！啊！真是希世少有……我笑起來，我笑起來了！……至於爸爸，他大怒了。他想打我丈夫，……那門房僕人本是很忠實的，幫助他穿衣服，……當着我們面前，……，當着我們面前，……他結上腰帶，……這是何等有趣的事啊！……至於歐斯呢，真是盡美盡善，……她哭了，……她哭的太像了。』

這真是一位寶貴女子……如果你要有用到時，千萬不要忘掉她。』

『這不是我嗎……我立刻就和你講述來了……立刻就來了。我現在自由了！離婚神聖啊！……』

隨後伊就滿堂跳舞起來，至於岡日希夫人，思思索索，很不以為然，並且還咕咕噥噥地說道：

『你爲什麼不請我去參觀呢？』

譯於溫泉女子中學十六，四，二八。

牢騷(寄 L 兄和 C 妹)

邨隱

三日下午，接密斯C⁶電話，敬悉你們當日南下，是晚六時我就來車站送你們，一直等到八點十分，火車開走了還沒見你們的影子，不知是怎樣的錯過，留下這缺憾的臨別紀念，將使我們永遠記着。

你們是離開這沙漠似的北京了，濕上春光，紅肥綠暗，聽燕語鶯聲，處處都可以寄托下人們的情感，當不至再似棲遲灰塵中，渺無歸宿的我了。還留在沙漠裏邊的我，敬祝你們生活美滿，學業進步！

你近日的計劃怎樣呢？還是求學，還是作事？希望你不要惜墨如金，以免渴望着的好友的消息，彼此竟隔闕起來！另外，密斯C⁶上那一個學校呢？壯圖先生現任何職？老S也南歸未？一切一切……通通請你告我！

暮春逼來，熱氣陡長，春衣單袷，人們是有衣都換了，我呢？保險公司的先生們，早已代我收下，大破棉襖，處處都顯着倒霉的像；固然是社會方面冷暖的態度，我是從來不睬，我只從破大襖中，拿出我自己的真精神，保持我自己的高尚的人格，浮世虛榮，毫不馳瞽。

然而不能不使我喪氣的事情，終於找着我了。

自從你們走後，我碰着幾次，她呢，不打招呼也還罷了，並且，遠遠的望見我時，就把頭同她的身上偏成九十度的角度，顯露着不願再見到我的表示。我有時還想向她點點頭，無如那種這麼決絕的拒絕態度，直使我喪去一切勇氣。

算了吧！倒霉的程度，只是隨着春色而加深，窮酸者的痴夢，其醒來吧！

窮酸者的痴夢，其醒來吧！但是我的牢騷，却不能不發洩了。

承你給我們介紹，已經半年了，我們也有過短時的密切關係，我們也有過頻數的往來，我們也有過一切親熱，親愛兄妹往返的通信，我們也有過快樂生活的殘痕；那知現在呢，春風吹露了我的窮相，流水却照出了她的心情……

我何嘗不知道我這種寒寒潦潦的外表，實毫無動人的處所，不過我相信我這個充滿了真誠懇摯的內心，或許有幾點可以感人的地步。那知現在呢！結果只有失望！

我記着有一次，密斯 C 問「我那種熱烈對他的心理」。我那種心理實在自己也分析不出。我的回答是：「我是孤獨者，我欲覺一精神方面的慾安者，我明知道我無可愛的條件，然而我不能抑止着住自己的心不作片面愛她的思想，我願意妹一般的視她，我只希望着她能兄一般的待我。」

那知道根本上她就不能兄一般待我。

現在呢！我明瞭了，窮酸的痴夢其醒來吧！

日暮

H. de Régnier 著 沈寶基譯

悲哀在自己的跟前，
好像我年少的時間，
蒼天是在屋頂上面，
白日從窗玻璃上低歇。

屋子裏呀沒有聲息，
我不等人，不等一切，
有些東西已逃避我……
我是孤獨，這是秋天。

寂靜如像死的一樣，
那裏喲，往日我聽見，
黑影和金黃的林間，
Faunesse 與 Satyre 的笑呢；

在他們分明的蘆間，
互相應和着，切切地，
縹渺地，遠處的回聲，
粗的吹笛，和那流泉！

註：Faunesse 是田野的女神 Satyre 是半人半羊的神

短歌

H. de R gnier 著 沈寶基譯

你呀，你好久耽迷，
着那情愛和情慾；
說罷，你怎麼能夠生存，

沒有了將離你的東西？

旭日於你有什麼，
假使旁晚時沒有光耀？
春天於你有什麼，
假使田溝中不生青草？

玫瑰於你有什麼？
當你覺得牠們將
停止開放在一處
癡媚可愛的地方。

說罷，你怎麼能夠生存？
嗚！可憐的瘋子，當明天
你所耽迷的那些東西，
在你的手中成了火灰？

如若你以為是我不愛你

A. Silvestre 著 沈寶基譯

如若你以為是我不愛你，
但還請你接受這些鮮花，
在它們愉快的顏色之下，
我放進了最悲哀的自己。

給你懷疑所輕慢侮辱的愛情，
在那里牠隱藏着聖潔的凄楚；
我的血做了它們的赭色，淚珠
做了它們的光瑩。虛誕的比喻：

你將見到它們的嬌艷消泯，
你將見到它們的芬芳散盡，
你將見到我的愛依然生存。

可憐我，在你勝利的足底，
拿了殘花瓣，踏我的心罷，
如若你以為是我不愛你！

孩子與栗殼

Arnault 作 何生譯

『讀書是怎樣的煩悶，
用什麼用處？如許其發憤！』
一個孩子呵欠連聲說着，
他先生引他往來的走。
先生怎樣回答他呢？沒有什麼。
當孩子在他腳下碰着一塊栗殼，
嚇人的刺滿滿張着。

他伸開臂膀預備取來，

可憐的孩子別去觸牠！

——怎麼樣呢？——你看那許多的刺，

將預備懲罰你的手啦！

——一個甜美的菓子，先生！牠藏在裏邊。

——能够不刺着手就取出嗎！——好笑了！

——你願意笑了我相信，

沒有一件利益可以僥倖。

——人應當費點精力，讓牠刺刺手指。

——對了，孩子！這個就是教你：

勉受煩難，克制慾嗜；

讀書是爲己，

他的甘菓外面也包着刺。

本誌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學術之研究及中法教育界消息之傳達，無論其為自撰或譯述，為文字或圖片，為文言或白話，均所歡迎。
- 二、投寄稿件，務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附註西文者，尤望注意。
- 三、投寄譯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本名稱著者出版年月地點書店等詳細叙明。如係投寄法文著作，務請附寄中文譯稿。無論中文西文稿件，經本誌決定登載者，須予本誌有酌量增刪之權，如不願他人加以增刪者，請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四、稿末請詳註投稿者姓名別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披露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五、投到稿件如未經揭載者，概不退還。但有重要或較長稿件，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不登必須退還，並附寄郵資者，當可照辦。
- 六、投寄稿件，俟發表後，酌致薄酬如次：
 - A. 每篇酬現金二元至五十元；（作者如在國外，所得酬金，或照時價匯兌，或由作者委託妥人代領，均由作者接得本部通知後，覆函決定。）
 - B. 酌贈本誌若干期；
 - C. 特別稿件，從優另議。
 發表稿件，如何酬贈，由本部完全酌定，概不預先函商，如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與辦法者，請於來稿時聲明。
- 七、投寄稿件，如已先在他處發表或同時投寄他處者，均不致酬。
- 七、投寄稿件請寫寄北平東皇城根三十九號中法教育界編輯部收。

費	郵
法比各國	國內及日本
每期法幣半佛郎	每期一分

目價報定		
各法比	內國	
法幣二佛郎	大洋一角	零售每期
二十二佛郎	大洋一元	全年十二期

分售處
印刷者
總經售處
編輯者

北平東皇城根
中法大學
門牌三十九號
北平中法大學
懷英印刷局
廣東中法大學
里昂中法大學
各法教育基金會
中法教育基金會
法國華僑協會
各法大學
店社房房學學

金城銀行廣告

總分行辦事處地點天

津北平上海漢口鄭州通

匯地點國內外各都廣商埠

均有代理機關股本總額一

千萬元收足六百萬元公積

金共計一百三十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

儲蓄存款

溫泉療養院

山西天然療養院第一分組

溫泉 在平西五十里溫泉村(慣稱石窩村)出西直門經萬壽山青龍橋西北望黑龍潭直達溫泉乘洋車或騎驢兩小時可到該地 山水秀麗溫泉水內含銹質對於治療神經系各種疾病及婦科之子宮炎月經不調等症為最佳他如慢性關節炎慢性胃腸病等及老年性衰弱病後休養均為相宜浴室宿舍設備清潔並請名廚專任烹調定價從廉章程函索即寄

駐平問事處

東皇城根三十九號
電話東局一八二號

山西天然療養院

本院設於平西碧雲寺內地地方幽靜空氣清潔為天然療養最適宜之處對於肺癆及各種肺病為尤佳自開辦以來就醫者無不稱頌近來各病室修理完善更有最新治療及注射以為副助並設有獨所房舍以供休養及避暑者之用定價從廉章程函索即寄

特製碧雲止咳藥水出售
專治各種肺病的咳嗽

電話 香山分局 七號
駐平問事處 東皇城根三十九號
電話東局一八二號